

河北经济文章选编

HEBEI
JINGJI
WENZHANG
XUANBIAN

第 三 册

主编 高 扬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经济文章选编

第三册

主编 高 扬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经济文章选编

第三册

主编 高扬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2插页 128,000字 印数：1—286,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86·185 定价：0.82元

GDD 04.17

辑印经济文章的说明

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的倡导下，自1983年6月以来，河北省开展了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撰写经济文章、学习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知识的活动。这项活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的极大兴趣。众多有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三结合写作小组，或者个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写出经济文章769篇。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由河北经济文章编辑部以《活页文选》的形式陆续编发，其中的许多篇，《河北日报》做了转载。广大读者评说这些文章好读、有用、服人，希望尽快汇编成书。根据读者的要求，决定将《活页文选》先后分四册辑印，公开出版发行。

本书所提供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财贸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不是全面的、系统的，却是深刻的、丰富的。经济文章既不是纯学术性的论文，也不是就事论事的工作报告。其特点是就事论理，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或教训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调查实际情况入手，在理论的指导下撰写经济文章，

通过撰写经济文章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由此而得来的知识，确实是实在的、亲切的、可以触摸得到的。许多经济工作者感到，这些知识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见效，又显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正因为这样，全省写、读、用经济文章的活动深入开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工作。

这些文章较为通俗、生动；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易读易懂；文风清新，不讲套话、空话和不着边际的话，如此等等的一些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河北经济文章编辑部的工作，是在主编高扬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征稿计划、写作方法、选稿标准、编辑要领等等，他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编发的每篇文章他都仔细审阅，多数做过修改，凡属重要修改，他都注明理由。他还为有的文章写了按语。

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肖风、刘伯愚、王连元、刘冲、刘仲、刘茂魁、陈兴祖、陈芝兰、苏克信、吴志雄、杜荣水、何瑞桐、周文夫、张笃良、董志方。

在本书辑印过程中，我们听取了有关的理论工作者的意见，对于他们给予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河北经济文章编辑部

1984年2月

目 录

发人深思的黑白交换	肖建章 (1)
靠山吃山 吃山养山	
——从虎寨口的变化看太行山的开发	李 兴 (10)
围场土豆出山记	周 舟 刘小鹏 (19)
喜看农村合作工业的兴起	刘荣惠 (29)
民办公路上山来	中共邯郸地委研究室 磁 县 人 民 政 府 (39)
妙棋一招全局活	
——元氏县实行“以劳换煤”的	
前前后后	中共元氏 县委办公室 (48)
“王一摸”镰刀今胜昔	滑福恒 (57)
一次失败的“惊险跳跃”	
——文安县“蚯蚓事件”剖析	王国强 李 昕 王宏胤 (66)
小天地里的大文章	曹 斌 贺振祥 (75)
养花的启示	燕振科 (83)
围绕“管”字话改革	乔世忠 (89)
一场“轻”“重”之争	李介之 (97)
“包”字进城之后	王葆华 (105)

产品形成之前的竞争

——保定市试行招标承包制

一年概述 蒋国扬 张 勇 (114)
张广琦

果真都是合理亏损吗? 迟兰馨 孙卓力 (124)
邵秉礼

联办工业结硕果 韩立成 (133)

技术联合——通向技术进步之“桥” 邢吉辰 (143)

一个办虚了的经济实体

——宣陶公司三年夭折的教训 管在源 (151)

“环宇”下乡的启示 周凤阶 李 创 (160)

信息——企业的神经 柏连生 攸光临 (168)
白永生 李义和

一个专业市场的兴——衰——兴 许碧轩 (177)

两眼不能只盯着城市

——遵化县开拓农村市场

以促销购卖猪不难 丁秋山 (185)

巧用价格杠杆一例 石凌职 张 民 (193)
沈学强 阮树平

“总会计师”的特殊职能 王 韬 刘继章 (200)
宗文英 王 羽

面对水塔林立想到的 龚志民 (208)

发人深思的黑白交换

肖建章

编者按：这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此文简明生动地写出了太行山一个偏僻角落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艰难历程及现在的繁荣景象，希望对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缺乏感性认识的同志都来读一读。

河北省的赞皇县和山西省的昔阳县，沿着险峻的太行山搭界，南北一百余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那边的昔阳县，小煤窑遍地开花，挖出的乌金堆成山，但很多都运不出去；山这边的赞皇县，小麦连年丰收，但一时“消化”不了。山那边，有黑的缺白的；山这边，有白的缺黑的，都感到日子不美满。近几年，两厢情愿，来了个煤炭换面粉。黑白一交换，两家都有黑又有白，人们喜笑颜开地说：这真是件大好事！

不过，好事多磨。这里的曲曲折折，说来话长。

赞皇、昔阳两县，互称“老亲家”，历来关系十分密切。建国初期，昔阳的粗粮（玉米、小米），赞皇的土布，翻山越岭，互相交换。每逢集日，人们穿梭般地来

来往往很是热闹。但是，交换的规模终归不是很大的。第一，两县只有五条崎岖的山路相通，人背驴驮，运输量有限；第二，两县的老百姓，都是为了自己的温饱而与对方交换，需求量也有限。很清楚，这还是属于自然经济体系中的简单商品交换。至于这种交换始自何时，很难考证，只听上年纪的人们说：打老辈子起就这样。历史的脚步，确实在自然经济阶段里滞留了很长很长时间。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赞皇不缺粮了，昔阳的粗粮也就逐步退出了赞皇市场。由于城市纺织工业的发展，昔阳也不那么需要赞皇的土布了。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赞、昔两县粗粮换土布的经济交往，终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内容不同的交换活动正在萌生。这就是煤炭换面粉。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赞皇县以及京广线以东的许多平原县份，到处都伸手要煤。县办工业要煤，社队企业要煤，老百姓做饭取暖也要煤。如果赞皇凭借依太行山而近京广线的优越地理条件，从昔阳大规模地转运晋煤，那么，对于昔阳，对于赞皇，对于京广线以东的平原县份，都将利莫大焉。与晋煤的东运相对应，大搞冀麦西调，冀麦有了出路，昔阳人民的食物构成也将随之变化，这也是对山这边和山那边都有好处的。这样的黑白交换发展起来，必将在大得多的规模上进行，从而使赞、昔两县的交往，突破原有的自然经济格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要进行大规模商品交换，靠羊肠小道、人背畜驮，当然是不行的。无巧不成书。1971年，赞昔公路通车了。且不说修这条公路的初衷是什么，这条公路确实为发展两县的经济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把两县间的黑白交换搞起来，可说是“万事俱备”了。

可惜得很，两县发展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和两县人民所热切盼望的黑白交换，却迟迟未能成为现实。原因是，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被“左”的东西捆住了手脚。

那时，阻碍黑白交换的“左”的东西，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有些领导机关视商品交换为邪门歪道；上边集权过多，而切望交换的双方，即山两边的生产者，谁也没有经营自主权。统配煤矿的超产煤，不能自销；社队小煤窑，不许多建；亦运亦销的汽车运煤队，不能成立；多余的冀麦不许西运。当时昔阳县还有三道禁令：第一道，昔阳的煤可以出去一点儿，河北的面粉一斤一两不许进；第二道，河北的机关企业来拉煤，严加控制；第三道，河北的老百姓买点生活用煤可以，但不能动用汽车、拖拉机运输。一条条清规禁令下过之后，赞昔公路上运货的卡车越来越稀少了。

真是万事备而欠东风，水已到而渠未成。昔、赞两县本已含苞待放的商品生产之花，就这样，由于思想框框太多，流通环节堵塞，凋落下去了。一落，就是十余年。当然，生产有需要，群众有要求，想完全堵死这条路也不可能。不让用拖拉机和汽车运煤，赞皇的老百姓

就用小拉车到昔阳去运。往返一趟，少则一、二百里，多则四、五百里，风餐露宿，翻山越岭，人们也不辞辛苦。只不过，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不是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倒有些象多少年前的土布换粗粮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赞皇农村逐步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了。这时城关镇西街有四户农民，又想到了黑白交换。他们做了个经济分析：运销煤炭，货源、销路都有保证；去时装面粉，回来载煤炭，单车效益低不了；即使空车去山西，回来时只要多载点，尽量降低吨公里运费，也有利可图。于是，他们抓住机遇，自购汽车，上昔阳了。一年之后四家都成了万元户。但当时，“长途贩运”的名声不佳，交通监理部门不给他们挂牌发执照。行车途中，不是被盘查审问，就是被扣车罚款，有的还硬是被拘留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胆大的豁着干，大多数人则仍是却步不前。

党的十二大以后，县委再次系统地、深入地清理了“左”的错误。大家回首赞皇县近二十年的曲折经历，自己问自己：群众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以粮换煤呢？千难万阻，千关万卡，也挡不住群众上昔阳，难道这是偶然的吗？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着他们？问来问去，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决不能说这些现象是偶然的；这一切一切，都是来自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都包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品的交换，无论是城乡之间的，地区之

间的，生产部门之间的，生产单位之间的，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决定的。赞、昔两县间的粗粮换土布进入到煤炭换面粉，正是两县各自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由封闭式的自然经济转向开放式的商品经济的好兆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告诉我们，交换又反作用于生产，它会推动或限制生产的发展。多年来，我们拦截黑白交换的种种做法，正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但没有为商品生产这股潮水开渠引流，反而到处修闸砌坝，结果是堵塞了两县之间的物流，极大地束缚了两县商品生产的发展。想起由于我们的“左”的思想所造成的历史时钟的停摆和群众因此而遭受的磨难，我们深感痛心。痛心变决心。于是，我们放手推进赞、昔两县间的黑白交换：撤销了所有背时背理的禁令，给“长途贩运”正名，给受错误处理的同志一一平了反。更多的还是干了一件件实事：

黑白交换先修路。从1982年到1984年8月，通过国家投资、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等办法，修筑县级公路63公里，其中油路40.5公里。赞昔公路丁家庄到九龙关段路面，由原来的6.5米拓宽到7.5米。此外，各乡还自筹资金，修筑乡间公路34公里。

路通还要车多。为了解决农民买汽车问题，县委派人四处联系。许多在赞皇战斗过的革命老干部，也热心帮助，牵线搭桥。1984年3月，县政府与南京汽车厂签订了联合建立农村运输网的协议。截止今年10月，该厂已按协议供应赞皇汽车150辆。据1984年9月底统

计，全县汽车已由 1982 年底的 220 辆增加到 602 辆，其中私人汽车由 85 辆增加到 467 辆。

买车要有钱。县委在提倡农民联户集资的同时，要求农业银行优先发放购车贷款。今年以来，县农行已发放这类贷款 166 万元。

有车还要有驾驶员。二年来，县交通局举办了四期司机训练班，培训了 220 名汽车司机。

车行万里总要修。县政府与南京汽车厂签订了在赞皇县建立南汽特约维修厂的协议，由该厂以低于出厂价 3% 的优惠价格，向赞皇供应跃进牌汽车的全部零配件。

为了开宽黑白交换的渠道，县煤炭公司还与昔阳县煤管局签订了年供应 5 万吨煤炭的协议。县交通局内设运输服务公司，提供信息，组织货源，尽量使往返于赞、昔之间的汽车满载而去，满载而归，提高单车经济效益。

在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昔阳县也撤销了种种背时背理的禁令。就这样，赞、昔两县的黑白交换大规模地展开了。1983 年，从赞皇运往昔阳（包括转运到山西省其它县市的，下同）的面粉，由 1980 年的八万余斤增加到 270 万斤；从昔阳运往赞皇（包括由赞皇转运它地的）的煤炭，由二万多吨增加到 32 万吨。黑白交换的贸易额逾千万元，占全县贸易总额的 20%。

大规模的黑白交换，给赞皇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

运输业首先进一步发展了起来。一辆载重量为三吨

的跃进牌汽车，往返于赞皇县城和昔阳的三都之间，全年单程运煤纯收入可达 7152 元，再加上运销面粉的收入，一辆车一年就能收入 1 万元。较高的经济效益，象一块磁石，把更多的人吸引到这个行业中来，仅一年多，全县个体运输专业户的数量就翻了两番。做为上升速度最快的一个产业部门，赞皇的运输业已成为全县经济的一根重要支柱了。

包括蔬菜、瓜果在内的农、林各业也迈出了新步伐。黑白交换展开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赞皇可以外销的面粉数量远远小于可以运进的煤炭量，白不抵黑，出小于进。看来，光是以白换黑是不够的。同时，昔阳人民也不只需要白面，更需要多种多样的农副产品。赞皇人自然想到了用瓜换，用菜换，用果品换，……。于是，一个个西瓜专业村出现了。西高乡孙庄村，1983 年扩大西瓜种植面积 200 亩，全部运销昔阳，收入十万多元。一个个蔬菜专业户也相继出现了。白菜、大葱，整车整车地运往昔阳。城关镇石家庄村有一户农民，光靠种菜卖菜成了万元户。向来难于出嫁的果品也找到了婆家。全县年产近千万斤的干鲜果品，其霉烂率由过去的 30% 降低到 5%，外销率由过去的 50% 提高到 80%。人们栽种、管理果树的积极性当然也就提高了。

赞皇虽然缺煤，但别的矿产资源并不少。已探明的各种矿产储量达 61 亿吨。其中钙石的品位居全国之首，硅石的品位为北方之冠。但长期以来，采矿业发展缓慢。1983 年，继瓜菜换煤之后，以矿石换煤炭的路子也

蹿开了，这又刺激了采矿业的发展。这一年，全县新增采矿点 80 个，开采品种和开采量都比 1982 年翻了一番。上麻乡小石门村，守着裸露地表的磁铁矿，不知开采，过了多年的穷日子。去年秋天，他们筑路开矿，把矿石加工成铁精粉，过昔阳，销太原，再拉回一车车的乌金，五个月就收入 13 万元，户均 700 元。不到一年，这个穷山庄变成火爆爆的采矿专业村了。

总之，大规模的黑白交换，日益广泛和紧密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促进了赞皇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内部的分工与联合。采矿专业村、运输专业村、果品加工专业村、蔬菜生产专业村越来越多了。并且，各专业村内部的分工正在变细，各专业村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这一切，同过去我们禁止黑白交换的情况相对照，十分有力地正面证明了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流通渠道畅通，全县的生产就活了。

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又要求流通具有更大的规模。这样，生产和流通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纵观赞皇的经济，它已经开始步入这个良性循环的序列。目前，赞皇县的对外经济联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黑白两色交换，而成了“多色彩”交换。从赞皇运往昔阳和山西其它县市的，不仅有白色的面粉，还有绿色的西瓜，红色的番茄，黑色的铁精粉……。而且，交换的线路也增多了。赞皇的车，不仅拉着晋煤和面粉，进行东西交流，还装着越来越多的自己的产品，北上京津，南下安阳，西行

太原，东进济南，进行令人目不暇接的东南西北四方交流。

从粗粮土布交换到小规模黑白交换，扩展到大规模黑白交换，再扩展到多色彩交换，赞皇县所经历的这个妙趣横生的演进过程，确实发人深省。它告诉我们：不很好地组织商品流通，就不可能尽快地发展商品生产；不抓好商品交换（对于一个县来说，当然包括县内与县外的交换），就谈不到繁荣商品经济。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还想关起门来，过万事不求人的日子，是不可思议的，只能造成思想僵化和经济萎缩。频繁的对外经济往来，是一个县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标志。要四门大开，八方交往，这就是我们从本县黑白交换的曲折经历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

本文写于 1984 年 10 月

（本文作者为中共赞皇县委书记）

靠山吃山 吃山养山

——从虎寨口的变化看太行山的开发

李 兴

位于山区的村镇，应当如何对待“山”？在这个问题上，赞皇县虎寨口乡有教训，也有经验。剖析一下这个小山乡的今昔，从它几十年的变迁中窥斑见豹，对于山区的开发和治理会是有益的。

虎寨口，地处海拔千米左右的太行深山。山似虎踞，以此得名。在面积近6万亩的群山众谷中，座落着38个自然村，散居着全乡860户人家。

过去，这里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山上，林木蔽日；漫坡，绿草如茵。山多宝众，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到处可以见到以橡、栎为主的次生山林，被称为“铁杆庄稼”的核桃，有利于发展家庭养蚕业的野桑……。虎寨口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赖山繁衍。

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国家一时又力不能及，这里依旧是自产自食，不能摆脱封闭